

从宋代风俗画中探析杂剧的功能

刘璇

浙江音乐学院舞蹈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 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 宋杂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为后来的元杂剧、京剧等剧种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显示出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和社会价值。宋代是风俗画发展的成熟时期, 同时儿童题材的婴戏图类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其自身发展的高潮。本文从旨在图像学的角度进行深挖, 对于宋代风俗画中描绘出杂剧表演的画作进行探析, 将婴戏杂剧图与成人杂剧图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宋代儿童模拟杂剧表演的行为属于一种游戏性质的自娱性活动, 而成人的杂剧表演属于商业经济下推动的演艺性的表演活动。

关 键 词 : 宋杂剧; 婴戏图; 风俗画; 宋代杂剧; 风俗画的发展概况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Zaju From the Genre Paintings of Song Dynasty

Liu Xuan

School of Dance, Zhej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Abstract :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development, the Song Dynasty Zaju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t not only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er Yuan opera, Beijing Opera and other operas, but also showed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values in its own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ong Dynasty was a mature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nre painting, and the children's drama pictures also ushered in the climax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sci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intings depicting the Zaju performances in the genre paint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compares the Zaju pictures of the baby drama with the Zju pictures of the adult dram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Zaju performance of the Song Dynasty is a kind of game and self-entertainment activity, while the Zaju performances of the adult belong to the performance activities promoted by the commercial economy.

Keywords : Song Dynasty Zaju; baby play diagram; genre painting; miscellaneous operas of Song Dynasty;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nre painting

一、宋代杂剧、风俗画的发展概况

宋代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从盛唐的“黄金时代”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但这一转折时期也有着它独树一帜的灿烂文明, 宋代的商业十分繁荣, 同时加上人口的大量流通使得城市人口增加, 因此大大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也带动了市民阶层的兴起。而为了满足市民的娱乐、精神生活需求, 宋代的“市民文化”应运而生, 勾栏瓦舍的出现为其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各类表演性艺术在此得以繁衍。宋代的“杂剧”一脉相承于唐代“参军戏”、汉代“百戏”, 同时它又为后世的元杂剧、明清戏曲的出现拉开了帷幕。

宋代同时也是中国绘画的黄金时期, 各类主流画科得到发展, 而这一时期风俗画主张以写实的方式来展现真实的社会生活, 而这一趋向与当时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息息相关。宋代风俗画的题材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反映城市生活, 如货郎、杂剧、傀儡戏、仕女、车马、街市; 一类是表现乡村生活, 如耕织、盘车以及村牧、村医、粮运等; 一类是婴戏图题材。“婴戏”一词在宋以前少有出现, 儿童题材绘画在宋代达到这

一题材绘画的繁荣时期。宋人认为儿童可以消灾解难, 为人们带来幸福安康。北宋后期国家战乱频繁, 宋朝逐渐积贫积弱再加上沉疴的赋税从而导致了当时大量的平民无法负担得起养育子女的责任, 因此出现了“不举子”的陋习, 大量婴孩出生后便会被父母遗弃或是杀弃。而婴戏图的大量创作也是国家对于鼓励生育计划的一种实施策略, 自古以来人们崇尚多子多福的观念, 因此儿童热闹嬉戏的场景, 象征着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希冀。^[3]

二、婴戏图中的杂剧分析

(一) 南宋《百子图》

宋代婴戏图中有诸多关于儿童扮戏的场面。例如现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南宋画作《百子图》。周华斌指出, 画作中孩子们在模拟南宋杂剧的演出形式, 具体地说, 是以滑稽的戏剧性装扮为主, 杂以舞蹈、杂扮和散耍。笔者借鉴图像学的方法对画作进行拆解, 《百子图》中具有明显的中轴线, 可能为团扇扇柄为划分。从画作中的人物形象来看, 共有一百名儿童, 并被分为四个部分。左上部 21 人以一对竹马舞战旗表演与“蛮牌”表演为

课题信息: 本文是 2024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军人才培养课题子课题《浙江民间舞蹈文化的保存现状与当代实践》(24YJRC13ZD-1YB)、2022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南宋绘画中的舞蹈图像研究》(23NDJC339YB) 阶段性成果。

主，左下部29人以“乔三教”与“胡人进宝”为中心，右上部25人以渔民与白鹤嬉戏为中心，右下部25人打着凉伞出行的老年夫妇与扮演狮子的人物为中心。各部分的表演都配有伴奏，共同构成了伴奏音乐“鼓板”。由此画作的内容可以判定为儿童在模拟杂剧的演出形式。

从画作中描绘的空间特点来看，于画面的上下部分都具有围栏的式样，且最下方围栏后为一荷塘，画面右边有一棵柳树，左下角与上方各有一块假山石，同时有学者指出太湖石上生长的白色花朵大概率是琼花，琼花盛开于暮春时节，在宋代是扬州特产，南宋时移植进皇宫，成为宫廷重要的观赏花卉^[6]。宋代庭院的普遍风尚为整体的景象简约而意境深远，擅于通过山水等借景的形式来营造“景深”的意境。当时的庭院造景中大多偏好运用大量的山体 and 大小不一的石头来营造崇山峻岭、溪流、袅袅云雾、楼台亭榭，亦实亦虚的画面。因此从画作中创设的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出这是一个宋代的贵族、上层阶级家庭的私人庭院，而非市井中的演出场所，由此可见儿童在庭院中模拟的杂剧表演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演出场所，也没有观众群体，而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消遣、游戏性质的“自娱性表演”。

（二）北宋《重午婴戏图轴》

在北宋苏汉臣所作《重午婴戏图轴》中，在空间环境描绘中画面切割为上、中、下三个部分。画作上部画有一水榭，有顶无墙壁，通体为木质结构与水景相连，且被诸多花卉、树木所环绕，其中有五名儿童在模拟杂剧演出，在右侧画有一个小拱桥。画面中部为荷塘，可见荷塘与整个庭院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高度，而是下沉式的、具有水平落差的一个关系。画面下部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但同样也被围栏半包围住，与荷塘进行区隔。画面左下角有一太湖石其中生长着兰花，宋代是兰花文化的鼎盛时期，因其高洁、典雅、清新脱俗的特性，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右侧有一个大水缸里面生长着睡莲，在宋朝，睡莲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品种被重视和种植，主要用于欣赏。从整个画作的环境创设来看，可以判定这也是一副发生于宋代贵族家庭的庭院中。

从画作中的人物形象分析，共有儿童二十三名，成年女性一名。首先是水榭中的五个小孩，一个身着绿金色长袍束腰带，头戴乌纱帽手执笏，扮演杂剧中装孤的形象。位于右边的男孩身着长袍束腰带，头戴东坡巾，手执扇扮末泥色。左方女孩头上簪花，身着花纹对襟，腰间束腰带，背后插着一团扇，可能为副末色；其余两人无法分辨其脚色，身着红衣短褂，头顶四个发髻的女孩似作拍手、鼓舞状，推测她并未扮演任何脚色只是在观看其余三人表演，并且从其空间来看也并未有其他的观众在观看这场表演，由此可以推测这场杂剧表演是五名儿童之间的娱乐、自娱活动。从身着绿短衫长裤看向右侧但被母亲牵扯住的小孩来看，这场庆祝端午节的娱乐活动是在一位母亲的看管下进行的。由此也可看出，该画作中的儿童是在私人庭院中模拟杂剧表演自娱自乐。

（三）《荷庭婴戏图》

与《重午婴戏图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荷庭婴戏图》，该画作被一棵柳树工整地分为了左右两个部分。画作左侧

为一水榭，其中置有一床榻和一个方桌，上面摆着香炉、花瓶、琴、匣书等。并且后面还有一屏风，上挂有一阮。床榻上趴着一个婴儿，一位挽发髻、戴发冠穿长衫的女性正一边拍打婴儿又一边作制止状，似是提醒右侧的孩子们不要喧闹，这些都暗示出画中描绘的是南宋的宫廷女性，她正精心照看榻上睡觉的男婴^[5]。从她的长衫花纹以及首饰中我们可以确定她是上层阶层的女性，可能是这一家的夫人。右下角的女性拿着个凉扇站立一旁，这种大的团扇介于一般的团扇和仪仗的团扇之间，是上层阶级女性的随行用具。同时从她朴素的着装中可以看出她是夫人的侍女。右边的7名儿童中左边四个分别手执板、铙钹、扁鼓，构成了伴奏音乐“板鼓”，而其伴奏的扁鼓、板、铙钹，尺寸上都要更小，更像是专为儿童游戏设计的小版。右边三人中，一个小孩戴乌嘴面具漏出胳膊，手执三角仪仗旗，饰演滑稽形象，大概是副净；另一个小孩头戴东坡巾扮演长者的形象，由另一小儿搀扶，由此可见他们所表现的是一位老者在侍者的搀扶以及仪仗的簇拥下前进的景象。明代前期宝宁寺水陆画中有一幅“孝子顺孙”，可以看到老者被人搀扶的形象，因此画中那被儿童搀扶的老者，应该就属于“孝子顺孙”杂剧故事一类^[9]。这些都可以表明，这也是一场在私人庭院中儿童们进行娱乐、游戏的自娱性表演活动。

纵观几幅图的特点来看，无论是在环境刻画中，还是在人物描绘中都具有着极大的形似之处。三幅图均为描绘的宋代上层阶级的私人庭院，除《百子图》在人物描绘方面是以虚实结合的方式表达对于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外，其余几幅均是写实描写。表现了宫廷贵族小孩在私人庭院中模拟杂剧演出。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代儿童的模拟杂剧表演均为一种自娱性质的表演活动。

三、《卖眼药图》与《打花鼓图》中的杂剧

宋代城市人口的大量出现带动了市井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成为消费主体，因此杂剧中表现的内容也多为市井生活。勾栏瓦舍作为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作为一种商业聚集场，成为了宋杂剧的固定演出场所。伴随宋杂剧的传播，杂剧图像也颇为流行。《卖眼药图》《打花鼓图》便是宋杂剧的文化产品，观众进入瓦肆后，通过“招子”了解不同勾栏表演的剧目。所谓“招子”就是表演剧目的广告，类似于今天的宣传海报。有学者指出，《卖眼药图》具有“戏剧招子”的作用^[9]。

（一）《卖眼药图》

《武林旧事》载有宋杂剧剧目“眼药酸”，大多数学者认为《卖眼药图》表现的是官本杂剧“眼药酸”。从画上来看，《卖眼药图》中有两个人物，左侧的人物头戴皂色奇特高冠，身着橙色大袖长袍，脚底穿着红色勾鞋。他身上挂满的眼球，高冠左右各挂一个，冠前挂一个，身上斜挎一个黑色布包，布包上画有一个大型眼球，长袍上挂着眼睛图案的膏药。人物右手执一小瓶，可能是推销的眼药。^[1]这种夸张奇特的装扮表现的是滑稽形象，该人物充当的是副净色。副净在杂剧中的职能为“发乔”，发乔指的是“剧中人作故意夸大的滑稽表演”，同时配合副末色的“打

“浑”的演出营造滑稽可笑的气氛逗乐观众,《太和正音谱》称其为“献笑供谄者也”。“副净”形容“以诙谐可笑的语言和滑稽的动作进行表演,然后由副末加以嘲骂、敲打,使观者笑乐”。右边的人物头戴软布“浑裹”,身着绿色短袍缺胯露出双臂,手臂上有刺青,手执一根细长棍,腰后插着一把扇子,上面写有“浑”的字样。这一人物手指着自己的眼睛,可能是在表现他有眼疾,而他露出手臂上的刺青也表明了他的身份:地痞恶霸。^[8]再细看人物头上,似是有簪花。而在宋代,簪戴非常流行,现实生活中的簪戴往往是一种礼仪的象征,尤其是在统治者宴饮群臣、庆祝节日盛典时最为常见。而《眼药酸》绘画中描画的是寻常市井中发生的故事,绿衣人物的簪戴行为更倾向于戏剧表演的形式,以增强艺术装饰效果^[7]。

根据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条载:“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打诨”是演员打趣逗乐,同时副末常会运用棍、棒、板等道具来击打副净色以制造笑料,这是由苍鹗打参军的行为一直延续,逐渐演化由此,可见右边的人物为副末色。^[4]在副末色身后置有一架单皮鼓,与《打花鼓图》中单皮鼓应为同种形制,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有诗言:“鼓板清音按乐星,那堪打拍更精神。三条犀架垂丝络,双支仙杖击月轮。笛韵浑如丹凤叫,板声有若静鞭鸣。几回月下吹新曲,引得嫦娥侧耳听。”^[10]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板鼓的形制和演奏情形。其中“三条犀架、丝络”等与图像一一对应,“月轮”代指圆形鼓面,仙杖代指鼓槌。此鼓是在杂剧的表演过程中进行伴奏,即“板鼓”由此进一步说明这幅绘画的表演特性,是一种舞台化的戏剧装饰而非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卖眼药的场景。

（二）《打花鼓图》

《打花鼓图》同样为副净色、副末色两个人物进行表演。画

中两位演员行叉手礼,相对而立。左侧人物头戴一浑裹,着红色对襟,腿部服饰为“钓墩”面容清秀,身着合领对襟窄袖袍,高发髻,戴耳坠,腰系青花布手巾。^[2]地上放着一根长棍,同样也是在表演过程中演员会用以敲打副净制造笑料的重要道具。右侧人物身着白色对襟旋袄,腰间系青色花纹巾帕,身后插一扇子,上有“末色”二字,头戴罗帽,并簪牡丹花,从上文中所提到宋代簪花的现象,可以推断出该人物的簪花行为同样属于一种戏剧表演的形式。画面右侧放置一架平板鼓,鼓上有鼓槌和板,由此来看这也是为杂剧表演进行伴奏的乐器。

综合两幅绢画的共同特点来看,副末色头上都带有簪花,而这往往是一种礼仪的象征,多出现于节庆仪式或者宫廷宴享等场合,而这正显示了簪花这一行为是为杂剧表演增添艺术装饰效果;两幅画中同样都有三条犀架架起的平板鼓,而这种鼓是构成杂剧伴奏音乐的主要乐器,说明了绘画内容中杂剧的表演特性。由此可得在宋代,成年人进行的杂剧活动是一种商业经济推动下的表演性活动。

四、结语

宋杂剧作为中国戏剧史上一个重要转型时期的艺术形式,其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古代戏剧艺术的认识,也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宋代儿童题材的婴戏图类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其自身发展的高潮。本文从旨在图像学的角度进行深挖,对于宋代风俗画中描绘出杂剧表演的画作进行探析,将婴戏杂剧图与成人杂剧图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宋代儿童模拟杂剧表演的行为属于一种游戏性质的自娱性活动,而成人的杂剧表演属于商业经济下推动的演艺性的表演活动。

参考文献

- [1] 侯志刚, 兰思琦. 由雅渐俗的嬗递——以宋代风俗画《卖眼药图》《打花鼓图》为例[J]. 美术, 2024,(05):136-138.
- [2] 凌雯, 俞超静. 宋杂剧脚色簪花首服造型探析[J]. 服装设计师, 2024,(05):42-46.
- [3] 张廷波. 从宋代不举子现象看两宋婴戏图盛行原因[J]. 装饰, 2020,(07):100-103.
- [4] 冯青林. 从两幅绢画看南宋杂剧的演出形态[J].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9,35(04):35-39.
- [5] 黄小峰. 公主的婚礼:《百子图》与南宋婴戏绘画(下)[J]. 美术观察, 2018,(12):107-112.
- [6] 黄小峰. 公主的婚礼:《百子图》与南宋婴戏绘画(上)[J]. 美术观察, 2018,(11):107-114.
- [7] 邹海萍. 商业贸易还是喜剧表演?——《眼药酸》绘画研究[J]. 中国书画, 2018,(06):20-25.
- [8] 谭融. 《眼药酸》绢画中的人物服饰研究[J]. 艺术设计研究, 2017,(03):40-44.
- [9] 钱慧. 论宋代演艺市场中的两种“非人员促销”[J]. 人民音乐, 2015,(05):69-73.
- [10]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戊集卷二,《咏板鼓诗》,中华书局,1999.